

台灣上官鼎真品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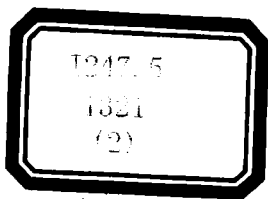
祥麟威風

中

上官鼎 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上官鼎真品全集

祥麟威凤 中

(台湾)上官鼎 著

第八章 南京摆擂

黄毛精的古怪功夫很多，这种“腹语”功夫，当初第一次武天洪遇见黄毛精之时，黄毛精已露过这一手了。此刻，武天洪猜到，黄毛精这种“腹语”功夫，大约只说给武天洪一人听得见，在场其他的人都听不见，因此黄毛精才敢当众向武天洪暗通消息。

武天洪听了，心中一呆：坛子里两片牙牌，既然都是死字，无论怎么样，摸出的终归是一张死牌，有什么法子能应付呢？

这简直是毫无办法的事！非摸不可，摸出来必死！

这绝顶天才的武天洪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向彭清姑笑问道：“坛子里的象牙牌，是一张生，一张死，是吗？”

彭清姑怒道：

“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还问什么？是的！”

武天洪又问道：

“我摸出一张生牌，坛子里就剩下一张死牌；反过来说，我摸得一张死牌，坛子里就剩下一张生牌，对吗？”

彭清姑大怒，把刀一震道：

“啰嗦什么？不错不错！摸！”

武天洪笑嘻嘻地伸手入坛，摸到两张半寸方的小象牙牌，他随便挑选了一张，握在手中，突然迅疾取出，向自己口中一送，咕咚！吞咽到肚里去。

黄毛精厉声大喝道：

“怎么吃下去了？要给总帮主过目的！”

武天洪夷然道：

“急什么？坛子里不是还剩下一块牌吗？倒出来看看就知道了！倒出来的是一张死牌，那我摸到吞下去的，自然是一张生牌，那还用说？”

彭清姑面色突变，举刀站起身，忽然又仰天哈哈大笑道：

“好呀！强将手下无弱兵！武天洪手下有你这样的精灵鬼，好好好，本帮主愿意和武天洪打交道，你快回去转达，十天见分晓，去吧！本帮主不远送！”

武天洪长长一揖，转身走去，黄毛精送客。

彭清姑瞪视着这任南轩的背影，目不稍瞬，直到武天洪下山远去，转弯不见了，她还在瞪视着。

一顿饭时间之后，彭清姑还在呆呆的瞪视着。

突然，身后一个堂主，拔出单刀，一刀把那老者砍成两段！

彭清姑缓缓回头道：

“是的，这任南轩实在是武天洪本人，他那种气派风度，决不是当手下的人的，从坛里取牌吞入口中，手法多么快！我们全都被他骗过去了！你为什么杀死他？”

那堂主厉声道：

“启禀总帮主，这老夫子简直是个废物，误了大事！刚才那一首诗里，暗藏玄机，老家伙竟然看不出来。”

彭清姑转回身道：“你说说看？”

那堂主道：

“第一句，‘人世纷争未足多’，嵌了一个‘人’字一个‘未’字，合起来，是‘余’。第二句，‘谁将玉帛止干戈’，‘止’‘戈’是‘武’。第三句，‘一伸大义平天下’，‘一’‘大’是‘天’字。第四句，‘碧水青山共啸歌’，‘水’‘共’是‘洪’字，总合起来，不明明是‘余武天洪’吗？人说干戈化玉帛，没有说玉帛止干戈，用一个‘止’字，已露了破绽，还看不出来？”

彭清姑冷冷地道：“追一下试试看！连黄景的头一齐斩下来！”

大巴山上登时起了大纷扰，立刻全体动员，万马奔腾似地四面疾追下去！彭清姑一马当先！

却看见武天洪和黄毛精，在对面绝壁之上，一片林木之中，互相猛烈拼斗着！

武天洪上大巴山之时，是从北面上山的，他那千里黄骠马，放在山的北面；此刻下山，黄毛精送客，向南面下山，这就距离放黄骠马的地方，有四五十里之远；而此刻他却急需千里马，火速兼程脱离大巴山，早到安全之处，但又无法绕到山北去取马。

他在大巴山青龙帮总坛中，时间并不太长，但随时随刻提心吊胆，严密戒备；此刻出了总坛，忽然想起自己前些时，离开熊耳山青龙帮的一幕；离开熊耳山青龙帮，把孙良干顺便带走，此次离开大巴山青龙帮，也必须把黄毛精顺便带走。

他急急低声道：

“黄大师哥，彭清姑不是个平常的笨人，她很快就会看破我是武天洪，一旦看破我是武天洪，也就同时发觉你知情不报，庇护我，瞒骗她，你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？跟我走，我保护你平安。”

黄毛精沮丧地道：“你们自命为名门正派的，断然不肯容纳我……”

武天洪急道：

“此刻事机非常紧急，取你首级的追兵马上就到，你得先跟我离开大巴山，山北面我有千里马，我们快点跑。”

黄毛精摇头道：“我走投无路，左右是个死……”

武天洪心中大怒，焦急如焚，低吼道：

“你这人真糊涂，既然在山上救了我，不把我揭穿，现在你只有离开大巴山！我必然能保你平安无事。此刻你把我衣服脱下，挂在树林上，你领我从小路翻往山北！取了千里马，一同远走高飞！”

黄毛精仍在犹疑不定，可是已照武天洪的意思，把外衣脱下。此时已是新秋，高山上气候更冷，人人都穿夹衣，不会像在南京，脱

衣裸体出乖露丑了。武天洪也脱下了外衣，都挂在高峰树梢，衣服被山风吹得飘扬飞舞，远远望来，倒很像黄毛精和武天洪在拼死搏斗。

黄毛精对于大巴山，自然十分熟悉，当下领武天洪，由险僻小路，在山石林木掩蔽之中，疾向北奔，翻过山岭，来到放马之处，找到千里黄骠马，武天洪黄毛精，二人共骑一马，放蹄疾驰，向东方而去。

武天洪道：

“你是李玄鸢的大师哥，也就是我的大师哥，你救了我，我自然要救你，现在请你到武当山隐藏些时，等到八月中秋之后，我得到武林三圣的一句话，天下黑白两道，再没有人敢冒犯你，你可以自由自在出来，你愿意吗？”

黄毛精默默半晌，嗫嚅道：“随便你。”

武天洪怒道：“什么叫随便我，你以为我把你当作俘虏囚犯？你自己也打算打算呀？”

黄毛精默然不语，一会儿，“嗯”应了一声。

武天洪心想：这黄景简直是黄毛肉虫，一点也不干脆爽快，这么明显的情势，自己的生死关头，还看不明白！

这一路，武天洪不知费了多少唇舌，费尽了千言万语，直到天黑，才算是把黄景说得明白过来。

到了湖北竹溪县，武天洪正要找客店，黄毛精惊道：

“怎能住客店？彭清姑一追就追到了！还是将就些，找个山洞藏一夜，明天晚上到武当山再说吧。”

武天洪笑道：

“彭清姑是很聪明的人，决不会照平常人的想法，她定然对她手下这样说了：‘武天洪既然有本领独探大巴山，也就有本领使我们无法追到，不用追了。’彭清姑一定是这样想法。因此派人追我们，不会追得很远。高手下棋，一看情形不对，就停手认输，不再追

下去，决不会一直被人杀得落花流水才住手。”

黄毛精半信半疑，没办法，勉强跟武天洪住在店里；这一夜，他可真是惴惴忐忑，不敢入睡。武天洪却毫无戒备地呼呼大睡，一觉直到天明，果然毫无动静。

黄毛精认为是武天洪的运气好。

次早，离开竹溪县，继续向东，黄昏，到了武当山。

早有一排四个道士迎上前来，武天洪黄景下马，武天洪上前拱手道：

“在下铁崖丈人门下，金猱貌武天洪，求见贵门俗家掌门人，有急要之事，当面禀告。”

四个道士见一个是英俊秀逸的少年，一个是古怪凶悍的老者，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人怎会走在一道？又毫不知道谁是铁崖丈人，什么叫金猱貌？四人怀疑地互望着，中间一个道士道：“有拜帖吗？”

武天洪拱手道：

“匆忙之间，未曾准备，请道长恕罪。贵门俗家掌门人，和家师是几十年的老友，敬烦通报一下。”

道士问道：“二位不知道敝门俗家掌门人的姓名？”

武天洪道：“只听家师称呼叫地灵星。”

道士摇头冷笑道：

“敝山上并没有一个地灵星掌门人，二位弄错了，最好向令师先问个明白，再备拜帖来，贫道可以转报。”

武天洪怒道：“你这话不通，既没有地灵星，又说贫道可以转报，你这贫道转报谁呢？”

另一道士板起面孔喝道：“走开！这不是放野火的地方！”

武天洪心想：怪不得玉蕊仙妃上次和这些牛鼻子打起架来，该打该打！武天洪一言不发，牵马和黄毛精昂然大步闯上去。

四个道士一齐厉声叱喝，拔出剑来，一字排开，拦住去路。武

天洪冷笑道：

“你们武当山可以随便拔剑杀人？”

右手一挥，四个道士都跌出二三丈外。

高坡上面又一老道士，拔剑飞赶下来，厉声喝道：“哪里来的犯山强盗？”

武天洪大怒道：

“武当山上的人开口骂人？你敢骂你师叔是强盗？掌门人海竹真人见了我，也要喊一声师弟，你敢犯上？”

老道士呆住了，改变口气道：“少侠要见掌门人，好好说，贫道自当通报。”

武天洪冷笑道：

“刚才我好好说，那四个道人不肯通报，我只要见俗家掌门人，不敢惊动教长海竹真人，我是武天洪。”

老道士一愕，问道：“是南京黑龙帮的帮主武天洪？”

把武天洪弄得心中啼笑皆非，点头道：

“黑龙帮也好，黄龙帮也好，有烦你这位道人，快点通报吧！你就说武天洪要见地灵星。”

老道士摇头道：“敝山上没有这一类的切口，请上面候一候，贫道去通报就是。”

经过许多周折，左等右等，由黄昏直弄到二更初时分，地灵星才得禀报，忙叫快请进来。

地灵星是一位年近古稀的清癯俗装人，五绺白须，相貌严厉，倒像是一个黑道上的寨主，幸而还生得五官端端正正，可以看出是个正派人物。

武天洪见了礼，介绍了黄景，坐下之后，武天洪把独探大巴山的事，说了一遍，要求把黄景暂时寄住在武当山。

这位掌握天下江湖消息的巨头，听到武天洪独探大巴山，严厉的面孔上，也不禁微微动容，频频点头，始终不开口，等武天洪说完

了，沉默一会儿，目光眈眈注视着地上，然后冷冷地道：

“你以二十岁的少年，刚刚出道两个月，就名满天下，这是很可忧虑的，忧虑你从此骄傲狂妄，一骄狂就停止，不会再进步了。黄景暂时住在这里倒不妨，你可以快往南京去，记住我两句话：一句是戒骄狂，又一句是，血淋儿死后，江湖上的空前浩劫，方才开始。去吧！”

说完，站起身伸手送客，不容武天洪再多说。武天洪心中大怒，这地灵星不过是师兄，并不长一辈，怎么硬站起身送客？但他忽然又省悟：我见他逐客而发怒，这恐怕已经是骄狂，而不谦和了吧？因此武天洪仍平心静气地长揖告辞。

地灵星送到滴水崖下，仰面望望烂星满天的秋空，轻声自言自语赞叹着道：“啊！飞鸽传书满天飞啊！”

天上万籁寂寥，连个屁鸽子也没有，武天洪正要问，地灵星已拱手道：

“师弟保重，不远送了！”

说完，大摇大摆回屋中去。

武天洪来时，费了许多周折，见到地灵星，又那么冷漠无情，心中很不愉快，一言不发，向黄景拱手再见，上了千里黄骠马，乘夜独自向东去。

天明，到了老河口，歇息一个上午。

下午又上路，当晚到河南新野县。

次日，中午经过一所山中的市镇，叫做“倒座庙”，在铁崖丈人桐柏山之北一百多里，过了倒座庙，沿着一道百丈绝壑边缘，向东放马疾驰。却看见这百丈绝壑的北面，也有一个老道士，骑着一匹快马，向东疾驰；和武天洪隔壑并驾齐驱，相距三四十丈。

最可诧愕的是在那老道士后面二十来丈，有一个全身赤裸一丝不挂的大孩子，看身量，和自己差不多，看年龄，在十五六岁上下，头发蓬乱，全身泥垢污秽，面目倒很端正，两眼灼灼暴露着凶

光,正在手脚并用,摹仿老道士骑马的动作,马在放蹄疾奔,那大孩子也手脚着地,摹仿着放蹄疾奔,竟然和前面那马,一样地快,丝毫不落后,丝毫不显得费力。

武天洪大奇,注目望去,那大孩子一面学马跑,一面转脸看着武天洪,向武天洪张口露齿,凶狞地一咬牙,那种残忍犷悍的神色,不由得使武天洪心中一悸。

武天洪正要开口喊问,对面逢到断岗拦路,不得不绕道过去,这一绕道,被断岗遮蔽了视线,看不见那老道士和大孩子,武天洪放马上高处了望,看见老道士疾驰着马向东北绕过一座孤峰,又失去了,那大孩子也不见了。

武天洪猜想:那大孩子绝对是人,不是猿猴之类;看那样子,十六七岁还裸体,全身污泥,一张口露齿的凶残样子,说不定是在野兽群中长大的孩子,他一切表情和动作,都带着兽性的凶残和矫捷。

那道士定然不是正派,否则,不会收养训练这种野生的孩子,而这野生的孩子四脚爬行,可以疾如奔马,若是练上武功,说不定也会有惊人的成就。

武天洪一路想着,一路继续向东飞驰,此后再也没有看见那老道士和那大孩子。

那大孩子在武天洪心中,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

不一日,到了南京。

从浦口一过江到下关,已经有青龙帮的船夫,分辨出来这是武帮主来到,早飞报到下关总坛。

熟朋友全部奔出来欢迎,孙良干、史图南、薛秋山、包振先,这是李玄鸢手下四个心腹大将;施鹏程、邓公明,又是武天洪的亲随;此外还有各堂堂主、香主,一片笑语喧哗,欢声鼎沸。

进入总坛大堂中,众人仍然以谒见帮主之礼,拜见武天洪,大家坐定,武天洪先不说自己的事,先问南京的各方面情形。

由副帮主孙良干报道：

“上次别了帮主，我一路散放流言，宣称三圣三绝四奇，主持南京擂台。到汤阴县帮主府上去，随即回南京。那时三尸神，正叫九连山的‘九连猴魔’来，向沈伯顽商量八月初十摆擂台之事，我一到南京，见到沈伯顽，三尸神摆擂台之事，沈伯顽自然不答应，可是九连猴魔仍然在玄武湖旁，兴工造擂台。我回来没有多久，忽然江湖武林中十二大门派，和其他小门派，各地著名的镖局，著名的庄院，到处是飞鸽传书，满天飞来飞去！北到万里长城，南到三湘百粤，西到新疆天山，东到沿海各地，处处都是飞鸽传书，一连三天不断……”

武天洪听了，才想起武当派俗家掌门人地灵星也曾透露过满天飞鸽传书，他忙插口问道：

“为了什么事呢？”

孙良干道：

“主要的是少林武当两派联名，替华山和五台山，向天下英雄报丧；其次是洛阳安隆镖局总镖头九云龙，用三圣三绝四奇之名，邀请十一大门派，主持南京擂台，由擂台选拔英雄，一齐去征讨大巴山，消灭一母三姑，为华山五台山报仇。帮主，你摆擂台的大计成功了，血淋儿屠杀华山五台山两派，反而促成南京擂台的盛事。”

武天洪急问道：

“九云龙胆量倒不小，他竟敢发英雄帖，他那安隆镖局，岂不要遭血淋儿毁掉吗？”

孙良干变色道：

“谁说不是？九云龙散发了英雄帖，即刻起身到南京来，当天晚上，洛阳安隆镖局里大家都听到螃蟹吐沫的‘窸窸窣窣’的声音，邓副总镖头立刻命令大家四散避开五十里之外，后来有人听到半夜一声‘血淋儿’鬼哭，第二天早上有人回去看，邓副总镖头七窍流血死了，背上一个小小的掌印。”

武天洪略一思索,把自己独探大巴山的事,向大家说了一遍,说到最后,只说把黄景隐藏起来,没有说明隐藏在什么地方。

众人听了,无不惊愕震骇失色!在座的各人,都是壮年中年之人,最年轻的施鹏程邓公明,也各有二十六七岁,武天洪只二十岁的少年,坐在众人之中,只是一个大孩子,竟然敢去独探大巴山,这种冒险的神勇胆识,把大巴山上的一母三姑,视如无物,怎不使众人震骇失色?恍疑这二十岁的武天洪,不是凡人,是天上神仙!

武天洪把自己的经过说毕,随即下命令道:

“烦请副帮主吩咐他们,替我做两件事:第一件事,是立刻把我独探大巴山收伏黄毛精之事,到处传扬,等到九云龙虎丐他们听到了传说,我再去拜见他们。第二件事,赶工做三套彩绣的劲装,我有图样在此,按照图样去做,在八月初十之前做好。”武天洪自身边取出五张图样,交给孙良干,又问道:“我们这边的人,有谁来了?”

孙良干道:

“帮主的张师妹玉蕊仙妃、天心老儿、周老气、陈年老酒、九云龙、玉玲珑,都是昨天晚上到的,只有石祥,在安徽病倒了,没有到。他们那边,只有九连山的山主——九连猴魔在这里,包下一家客店,不知在等什么?”孙良干顿一顿,又道:“江边有我们青龙帮的接客站,十二大门派都在长江之北,只有衡山派、天台山派在江南,都要过江来南京,帮主明天去看看。”

大家又谈些别的事,孙良干带着施鹏程、邓公明先出外去,到处宣扬,和定做彩绣劲装;因为施邓二人,最善于吹大气,故此宣扬的工作,正需要二人亲自出马。

果然一晚之间,直到第二天中午,整个南京城内外,凡是武林中人,到处都传遍了武天洪独探大巴山,收伏黄毛精的故事;更是加油添醋,竟有些人传说:大巴山的彭清姑,被武天洪一脚踢断了左手,那左手在空中,飞出去一百里,落到湖北省境内……

这大概是施鹏程邓公明的得意杰作!

次日——八月初七，一清早，玉蕊仙妃、玉玲珑，还有九云龙的孙女、王发的女儿王羽青，三人一齐来到，和武天洪相见大喜，争着问东问西，武天洪忙不迭地一一回答她们，之后，武天洪向玉蕊仙妃道：

“十二大门派，华山派惨被灭门之祸，只剩十一大门派，在擂台上，缺少华山派，多么不好看？我本来是把替华山复仇的担子挑起来的，只怕擂台上，我不能分身，就请你暂时替代当华山派掌门人好不好？”

玉蕊仙妃跳起来问道：“真的呀？我行吗？”

武天洪笑道：“你的武功已在故老掌门人翁仲魁之上，怎么不行？”

玉蕊仙妃大喜，跳着道：“我也能当掌门人了！”

玉玲珑笑道：

“二姊，莫信他话，他让你上当的！翁仲魁死了，你当新掌门人，不是要给翁仲魁戴孝吗？不干不干！”

玉蕊仙妃问武天洪道：“是吗？”

武天洪大笑道：

“哪里有这些话？没有，不戴孝！玉玲珑和李玄鸮差不多，聪明得想过了头。”

大家谈笑了一阵，下午，武天洪端正衣冠，到南京城内拜见虎丐、九云龙一班老前辈，免不了热烈忙碌应酬筵宴一番，这次武天洪独探大巴山回来，老辈人也都另眼相看，不住交口称赞。

第三天，八月初八，武天洪带着玉蕊仙妃、玉玲珑、王羽青、施鹏程、邓公明，一同到江边青龙帮的接客站上，坐下闲谈，注意正邪两派来到南京的人；实际上，武天洪的内心深处，是在等候李玄鸮。

当天下午，就看见渡江来南京的旅客中，多如过江之鲫，已有不少正派和黑道上武功成气候的人纷纷来到，武天洪都不认识，没有走出去招呼。其中以玉蕊仙妃，在江湖上比较久一些，不时暗下

指着告诉武天洪，那是黑道上的三镖夺命手，那是山东崂山掌门大弟子，那是黑道上铁棍镇关东，那是正派的八公山庄主人……

第一次武天洪玉蕊仙妃玉玲珑王羽青四人一同出迎的，是看见少林寺总监寺贯瑛大师来到，请入接客站中歇息，寒暄问候。贯瑛大师说：少林寺掌门主教贯瑜禅师，和五台山掌门人贯无上人，随后同来。

接客站上备轿，送贯瑛进城，到包下了的客店中住着。

其次，是看见一位武功气候特殊的老者来到，接待人员上前问姓名，是山东泰山的掌门人，十二大门派之一，武天洪四人也急出去迎入站中，然后备轿送进城。

中午，来了八个道士，其中为首的一个老道士，正是武天洪在路上遇见的，训练那裸体大孩子的骑马老道士。在路上，武天洪和老道士，夹山谷并马疾驰，只看见了老道士的侧面，此刻老道士带了七个道士渡江而来，武天洪看到了老道士的正面，不禁一愕——

只见这老道士年近九十，面貌清奇古怪，全身上下的气候，似云山的高山峰，高不可攀，仰不可见，倏然徜徉，飘飘如仙，瘦面银须，宽袍大袖，似乎他身旁十丈之内，都在他的气候笼罩之下。

当接待人员急奔进来禀报时，原来是武当派的掌门教主海竹真人！

这是领袖江湖武林两位最高权威之一！

武天洪四人，连忙奔出去迎接，进入接客站，众人都拜见了。

海竹真人抚须笑问道：“小师弟看见老朽马后面一个野孩子了吧？”

武天洪正想问这件印象很深刻的事，忙问道：“那光身子的大孩子是什么人？”

海竹真人点头微笑道：“你要留心这孩子，改天老朽把他交给你。”忽然一凝神道：“贯瑜来矣！”

贯瑜是少林寺掌门教主，也是领袖武林两位最高权威之一。

武天洪急转面望去，却不见有和尚，耳旁听到笑声呵呵呵呵呵道：

“海竹道兄和几位施主，不必惊动，城里再会。”

海竹真人也起身走了，武天洪四人恭送。

下午，峨嵋山掌门人华阳夫人，山西恒山掌门人，先后也来了。

黄昏，长江上游放下木排，绵延四五十里之长，一排接一排，接待人员又报：湖南洞庭湖排教教主摩云金鹏戴凤白来到。

晚饭时，武天洪四人，进入接客站屋内用餐，孙良干忽然急奔进来，低声道：

“有一批怪人过江，六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，面貌极丑怪，怪得怕人，带了不少箱笼行李，还有三顶大轿，轿帘垂着，不知里面坐着什么人？我担心是三尸神，帮主出去看看。”

武天洪急走出去，在廊下望着，玉蕊仙妃三人也急跟出来，武天洪冷笑道：

“一点不错，副帮主，正是三尸神！那六个丑八怪，是站在三尸神后面，打扇的老番婆！”

玉蕊仙妃早已拔身飞似的纵出去，口中的饭菜还没有嚼完，含糊着高喊道：

“大巴山青龙帮帮主请留步，这里是南京青龙帮，请华山掌门人张琼，前来迎接，请里面坐，总文案任南轩，也在里面恭候！”

这一段话，连示威带暗示报仇，加上冷嘲热讽，全都在内，好犀利的口齿！

六个番婆一齐退后，一字排开站定，第一顶大轿的轿帘，忽然无故缓缓飘起，平平浮在空中不动，轿内走出一个少妇，大红缎衣裙，三寸金莲，头上朝天髻，面上刺着丑怪的花纹，果然正是彭清姑。

彭清姑微微含笑，走下轿来，向玉蕊仙妃福一福，朗声道：

“不敢当，清姑此刻来到贵地，只是一个平常的客人，清姑虽是

僮族的人，也很懂汉人的作客礼节，有所不到之处，还望张大姊多多训诲；不敢惊动贵帮；张大姊要没有什么吩咐，清姑就道谢告辞了。”

说得不快不慢，字字清楚，温文有礼，落落大方，倒把玉蕊仙妃呆住了，想不到这女魔头这样谦和，当下一时答不出话来，只好红着脸，躬一躬身道：

“恕罪恕罪，请便吧！”

武天洪在后面见了，心中想：彭清姑真不愧为黑道首领，确确是有一手，把这种极尴尬的场面，应付得多好！师妹算是栽了个小小的软跟头！

彭清姑告一声罪，又上了轿，轿帘自动垂下，一千人自去。

武天洪心想：彭清姑这次很守礼法，不知暗地里又包藏什么祸胎！

武天洪四人刚要回身进去，忽然接待人员飞奔来报：武林三圣的第一位，云鹤散人驾到！

武天洪四人火速迎向前去。

这武林三圣的第一位云鹤散人，最令人失望，根本和平常人一样，半点看不出什么特异之处：比平常人略高半个头，略胖半轮，光秃秃的头顶，白眉下垂，上唇一道弓形白胡，下颏无须，面色微带红润，目无精光，太阳穴不隆起，毫无气派威势，走在群众之中，和最平凡的群众一样，任何人也看不出来是今世武林中再无人能超过的一位极峰主宰！在八达岭中，只许铁崖丈人、王屋山人、少林贯瑜、武当海竹四人谒见，其他人谒见的资格都没有。

在云鹤散人身后，跟随着的是杨海帆。

武天洪四人迎上去，杨海帆在云鹤散人身后，微微摇头，表示彼此不要打招呼，武天洪四人当下只向云鹤散人面前，略站一站，随即返身在前领路，一齐进入接客站。

忽然看见孙良干、史图南二人，站在接客站的屋外，面色十分

紧张恐惧，似乎屋内发生了什么变故。

武天洪一愕，难道是三尸神来捣乱？

这接客站，一进大门很近就是屋子，距离很短，使武天洪来不及思索，孙良干史图南一见武天洪回来，急上前正要报告，武天洪已经走到屋前二丈，马上感觉出来，屋中有人，放出一种奇异的内功潜力，膨胀到四五丈方圆，阻挡着外面人，不能前进；这内功潜力有如一道强韧的墙壁，使人到此再也无法向前跨进半步。

可是这种内功潜力，一触武天洪身上，武天洪已经感觉出来，屋中的人不是别人，是王屋山人，放出来佛家最高深的大舍利柔劲，武天洪躬身喊道：

“三师叔请……”

还未说完，那无形的“大舍利柔劲”忽然没有了，灯下一位老者，从屋内走出，站在房门外右面——

这老者也是一副极平凡的样子，面貌不惊人，气概不压众，普通身材，稀疏的花白胡须，灰布长袍，却正是王屋山人！

云鹤散人像一位教书先生，铁崖丈人像一个有钱的铁匠，王屋山人像一个米店的老板，这三圣都平凡得使人见到之后，索然无味。

王屋山人站在房门外面右首，低声喊一声：“大哥！”

云鹤散人淡淡地应了一声，这两圣只这样略开金口，就此默然入室坐下，又是冷漠得令人扫兴。

武天洪领玉蕊仙妃、玉玲珑、王羽青、孙良干等人，一一介绍，一一拜见。玉蕊仙妃是铁崖丈人自幼带大的，自然认得三圣；其他各人，都惶惶栗栗不敢仰视。二位老人也只想平常长辈那样，慰勉了几句通俗的话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高论。

众人拜见后，都退出去，只有杨海帆、武天洪和玉蕊仙妃，三人留在屋内侍立。

二位老人不再交谈，并肩默坐着，杨海帆、武天洪和玉蕊仙妃，